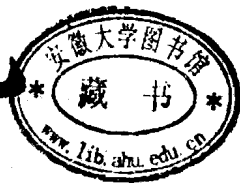


顏氏學記



顏氏學記



顏 氏 學 記

(清)戴 望 著

劉公純標點

\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\*

850×1168 耗1/32·8 7/8印張·191,000字

1958年12月第1版

1958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100 定價：(9) 1.20元

統一書號：2018.15 58.12 漏型

## 出版者說明

本書著者戴望，字子高，浙江德清人。生於一八三七年（？），卒於一八七三年。年三十七歲，一說三十五歲。烏程施補華戴君墓表裏說：「君學凡三變，始好爲詞章。繼讀博野顏氏之書，則求顏氏學。最後至蘇州謁陳先生奐章而請業焉。通知聲音訓詁，經師家法。復從宋先生翔鳳授公羊春秋，遂研精覃思，專志治經。」（見謫麟堂遺集卷首）戴氏是諸生，沒有做過官，清史稿儒林傳劉逢祿傳後有附傳，極簡略。施補華戴君墓表和劉師培戴望傳，敘述他的事蹟較詳。著作除本書外，有論語注、管子校正、謫麟堂遺集等。

戴望既崇顏氏之學，又治公羊以求微言大義。他在論語注裏說：「舜禹有天下，咸與天下共之，未曾以己意與其間。」（論語巍巍乎二節注文）又說：「毀生于造惡，譽生于造好，惟驗以民言，斯好惡出於公。」（論語吾之於人也，誰毀誰譽注文）足見他具有民主主義的思想。劉師培戴望傳說他「喜誦蠶齋、亭林遺書，以發揚幽潛爲己任。于明儒書刊禁目者，博采旁收，隻字片言，珍若拱璧。謂觀其遺物，輒悠然有故國之思。尤留心明末野史，獲書數十種。擬網羅散失，輯爲明史一書，惜有志未逮，僅成記蔡氏二烈士數篇……」又足見戴氏的民族主義的思想。

戴氏編著顏氏學記的經過以及他對顏李之學的評價，本書序文裏說得很清楚。本書體裁仿黃梨洲宋元學案、明儒學案，足供研究顏李學說者參考。戴氏編著本書，在當時對宣揚顏李學說是具有

相當貢獻的。

關於顏李之學，梁啟超在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裏，說顏習齋和李恕谷「舉朱陸漢宋諸派所憑藉者一切摧陷而廓清之。對於二千年來思想界爲極猛烈極誠摯的大革命運動，其所樹的旗號曰『復古』，而其精神爲『現代的』。」侯外廬近著中國早期啓蒙思想史（即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）裏，說顏元是「中國十七世紀思想界的一支異軍。他在當時啓蒙的人物中，對於理學的批判，比王顧黃更加徹底……對於宋以來的道學家一齊推翻，沒有一絲形式上的保留態度。」侯外廬在他的這部著作裏，對顏李的思想有比較全面的敘述，可供讀者參考。

本書以清代學術叢書（上海中國書店據同治十年冶城山館本影印）本做底本，加標點排印，並校正原本個別文字上的錯誤多處。

一九五八年十一月

## 顏氏學記序

望年十四，於敝簾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，上題識云：「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，李子剛主所贈也。」望讀而好之，願亟欲聞顏李本末。出其書，詢諸吾友程貞履正。履正則取毗陵 惲氏所撰李先生狀示予，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，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，周公孔子之道也。自陳搏、壽涯之流，以其私說簧鼓天下，聖學爲所汨亂者五百餘年，始得兩先生救正之，而緣隙奮筆者至今不絕，何其蔽與！始履正亦惑於其說，既得存學編，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，遂盡棄其學而學焉。既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，悉舉以昇履正，然猶闕大學辯業、學規纂、論學及諸經傳注。望於顏氏之學，雖好之不若履正專，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，中更習爲詞賦家言、形聲訓故校讎之學。丁巳後得從陳方正 宋大令 二先生遊，始治西漢儒說，由是以闕聖人之微言，七十子之大義，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，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，比於親見聖人，何多讓焉！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，傳諸將來。不幸更喪亂，鄉所得書盡燬。履正居父喪以毀卒。每舉顏李姓氏，則人無知者。會稽趙搗叔，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，聞望言怒焉如己憂，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，則使人如博野求之，卒不可得。戊辰春，京師大姓喬氏，喬氏以簿錄遺搗叔，按簿而稽之則得焉。因喜過望，攜書歸，馳傳達金陵。望既復全見顏氏書，而李氏書雖頗放失，視舊藏爲備。於是卒條次爲書，自易直剛主外，崑繩啓生皆有遺書可考，惟李毅武以下

無有，則記其名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附其末。書成，命曰顏氏學記，凡十卷。其言憂患來世，正而不迂，質而不俗，以聖爲軌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；其行則爲孝子，爲仁人。於乎！如顏氏者，可謂百世之師已，其餘數君子，亦皆豪傑士也。同時越黃氏、吳顧氏、燕秦間有孫氏、李氏，皆以著學頌德負天下重望，然於聖人之道，猶或沿流忘原，失其指歸，如顏氏之摧陷廓清，比於武事，其功顧不偉哉！世乃以其不事述作，遂謂非諸公匹，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，其視後儒著書動以千百計者何如哉！語曰：「淫文破典。」孔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則行有枝葉；天下無道，則辭有枝葉。」敢述聖者之言，用告世之知德君子。己巳六月辛亥日，戴望。

# 顏氏學記目錄

出版者說明

序

卷一 習齋一

處士顏先生元 四存編

卷二 習齋二

卷三 習齋三

卷四 恕谷一

學正李先生榛 李氏遺書

卷五 恕谷二

卷六 恕谷三

卷七 恕谷四

卷八 或庵

舉人王先生源 王崑繩文集

卷九 縣莊

..... 一

..... 四一

..... 六二

..... 八一

..... 一八

..... 一六一

..... 一八一

..... 二〇一

..... 二二五



徵君程先生廷祚 論語說

卷十 顏李弟子錄.....二五二

# 顏氏學記卷一

習齋一

戴望述

## 處士顏先生元

顏先生元，字易直，又字渾然，直隸保定府博野縣北楊村人也。父暴，爲蠹朱翁義子，遂姓朱，爲蠹人。先生孕十四月而生，既生，有文在其手曰「生」，舌曰「中」，時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。戊寅，遼東兵入畿輔，父被掠去，母改適。甲申，鼎革。癸巳，爲諸生。先生幼讀書二三過不忘，學神仙導引術，取妻不近，既而知其妄，乃益折節爲學。朱翁以訟遁，先生被繫，在囚中，文日進。塾師異之，曰：「是子患難不能亂，豈常人乎！」年二十餘，好陸王書；未幾，從事程朱學，信之甚篤。時先生父音耗絕，思之輒涕泣，而事朱翁媪至孝，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。既，翁妾有子，稍疏先生，後更讒害謀殺之，先生孝愈篤。媪卒，泣血哀毀幾殆。其長老有憐之者，私謂曰：「若過哀，徒死耳。若祖母故不孕，安有若父！若父異姓乞養者耳。」先生大驚，潛如嫁母所問之，信。及翁卒，乃歸顏氏。初，先生居喪，守朱氏家禮惟謹。古禮：「初喪，朝一溢米，夕一溢米，食之無算，」家禮刪去「無算」句，先生遵之，過朝夕，不敢食，當朝夕，遇哀至，又不能食，病幾殆。又喪服傳曰：「既練，舍外寢，始食菜果，飯素食，哭無時，」家禮改爲「練後止朝夕哭，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，凡哀至皆制不哭，」先生亦遵之。既，覺其過抑情，校以古喪禮非是，因歎先

王制禮，盡人之性，後儒無德無位，不可作也。自是始寤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，周公教士以三物，孔子以四教，非主靜專誦讀，流爲禪宗俗學者所可託，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，名其居曰「習齋」，帥門弟子行孝弟，存忠信，日習禮、習樂、習射、習書數，究兵農水火諸學，堂上琴竿弓矢籌管森列。嘗曰：「必有事焉，學之要也。心有事則存，身有事則修，家之齊，國之治，皆有事也。無事則道與治俱廢。故正德、利用、厚生曰事，不見諸事，非德非用非生也。德、行、藝曰物，不徵諸物，非德非行非藝也。」先生之學，以事物爲歸，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。既歸宗，欲尋親，值三藩變，塞外蒙古遙應之，遼左戒嚴，不可往。晝夜悽愴，又嗣未立，久之，乃如關東，誓不得親不返。所至徧揭零丁道上，人有問者，則拜之求爲傳帖。既而果得其蹤於瀋陽，沒矣，尋其墓，哭奠如初喪禮。見異母之妹，招魂奉主，躬自御車，哭導而行。既歸，遂棄諸生，卒三年喪。自是用世之志愈殷，曰：「蒼生休戚，聖道明晦，責實在予，敢以天生之身，偷安自私乎！」遂南游中州，張醫卜肆於開封，得人甚衆。倡實學，明辯婉引，人多歸之。商水李子青者，大俠也，館先生。見先生攜短刀，目曰：「君善此乎？」先生謝不敏。子青固請與試，先生乃折竹爲刀舞，相擊數合，中子青腕。子青大驚，拜伏地曰：「吾謂君學者爾，技至此乎！」遂深相結，使其三子拜，從游。又於開封市上遇一少年，貌甚偉，問其姓名，曰：「朱超越千也。」叩其志不恆，沽酒與飲，半醉起舞，爲之歌曰：「八月秋風凋白楊，蘆葦蕭蕭天雨霜，有客有客夜旁皇。旁皇良久鸚鵡舞，雙眸炯炯空千古。紛紛世儒何足數，直呼小兒楊德祖。尊中有酒盤有餐，倚劍還歌行路難。美人家

在青雲端，何以贈之雙琅玕。」遂別去。先生自幼學兵法，技擊馳射，陰陽象緯無不精，遇豪傑，無貴賤莫不深交之，而其論治則以不法先王爲苟道。嘗推論明制之得失所當因革者爲書，曰會典大政記。曰：「如有用我，舉而錯之耳。」然卒以高隱終。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，或造廬而請，有勸之仕者，笑不答也。肥鄉有漳南書院，邑人郝文燦請先生往設教，三聘始往。爲立規制甚弘，有文事、武備、經史、藝能等科。從游者數十人，遠近翕然。會天大雨，經月不解，漳水溢，牆垣堂舍悉沒，人跡殆絕。先生歎曰：「天不欲行吾道也！」乃辭歸，文燦與諸門人皆痛哭送之，先生自漳南歸後八年而卒，年七十，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二日也。卒之日，謂門弟子曰：「天下事尙可爲，若等當積學待用。」言訖而逝。遠近聞訃來會葬者百餘人。門人私謚曰文孝先生。先生自言生平所嚴事者六人：容城孫徵君奇逢，蠡李處士明性，清苑張隱君羅喆，祁州刁孝廉包，寧晉張孝廉來鳳，新城王隱君餘佑也。而朝夕共學者，爲蠡王養粹法乾。先生年三十，即與法乾共立日記，凡言行善否，意念之欺慊，逐時自勘注之。生平不欺暗室，勇於改過，以聖人爲必不可師，跬步之間，必遵古禮，老而彌篤，鄉里目爲聖人。乃遭人倫之變，艱危貧厄，以終其身。一子殤，以族孫爲之後。門人李燾王源編先生年譜二卷，鍾鏡輯言行錄二卷，關異錄二卷。先生之學，確守聖門舊章，與後儒新說別者大致有三。其一，謂古人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行，而六藝不外一禮，猶四德之該乎仁；禮必習行而後見，非專恃書冊誦讀也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，大不得已而刪訂，著書立說，乃聖賢之大不得已。奈何以章句爲儒，舉聖人參贊化育、經綸天地之實事，一歸於章句，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！

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，皆自道家，而以之嘗聖人之言性與天道，至謂與伏羲畫卦同功，宜其參雜二氏而不自知也。同時孫徵君講學百泉山中，先生嘗上書辯論，謂當復堯舜周孔六府、三事、三物、四教之舊，不宜徒爲和通朱陸之說。其一，謂氣質之性無惡；惡也者，蔽也，習也。纖微之惡，皆自玷其體；神聖之極，皆自踐其形也。孟子明言「爲不善非才之罪」，「非天之降才爾殊」，「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」，又曰「形色，天性也」，若曰氣質有惡，是於天之降才即罪才矣，是歧天人而使之二本矣。況曰「性善」，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，亦未嘗謂全無差等。孔子曰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性之相近如真金，多寡輕重不同，而其爲金相若也。惟其有差等，故不曰同；惟其同一善，故曰近。其引蔽習染、溺色溺貨、以至無窮之罪惡，則皆以習而遠於善，即所謂倍蓰無算，不能盡其才者也。先生此言，合孔孟而一之，其有功於聖道最大。同時陸道威李文貞雖見及之，而牽於程張不能決。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緒言，始本先生此說言性而暢發其旨。其一，謂聖門弟子不可輕議，諸賢一月皆至於仁，一日皆至於仁，每學之而愧未能。後儒乃曰或月一至仁，則猶日至矣；或日一至仁，則但時至刻至矣。子路鼓瑟不合雅頌而門人不敬，孔子卽不謂然。孟子謂「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」，舉七十子之服孔子，其辭不遺一人。後儒乃動詆宰我樊遲季路冉求子貢子張游夏諸子，而欲升周程與顏曾接席，是自視賢於孟子矣。蓋聖門弟子以兢業爲本，唯在實學、實習、實用之天下，而後儒侈言性天，薄事功，故其視諸賢甚卑也。先生初由陸王程朱而入，返求之六經孔孟，得所指歸，足正後儒之失，而陋者目不覩先生之書卽訾謗之，以爲是背程朱，不

可從也。夫不究其言之始終，而唯震於程朱之名，囿於元明以來之功令，并孔孟之言而反之，則其所詆者非詆先生，乃詆聖言也。且羣經教學成法，昭昭具在，亦何嘗教人以性爲先，以靜坐讀書爲學功哉！而後人以習行爲難，且於古經之稍近奧蹟者亦不欲讀，惟日奉小學近思錄章句集注綱目語類等書，齊之六經之列，童而習之，先入爲主，莫知其非。其視先生之學，欲復聖門舊章，則相顧卻走而不前者其宜矣。彼僞言僞行詭薄儻之徒，相率冒爲程朱之學，而無識者從而和之，使程朱生於今日，其許之乎？其必黜夫僞言僞行，而許先生爲諍友，可斷斷無疑也。予既次先生遺言，又爲別傳一通而縱論之如此，以俟不黨之君子論定焉。

#### 四存編

聖人學、教、治，皆一致也。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，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，守之則易簡而有功，失之徒繁難而寡效。故罕言命，自處也；性道不可得聞，教人也；立法魯民歌怨，爲治也。他如予欲無言、無行不與、莫我知諸章，何莫非此意哉！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，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；非吝也，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。道不可以言傳也，言傳者，有先於言者也，顏、曾守此不失。子思時，異端將盛，或亦逆知天地氣薄，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，勢必失性學治本旨，不得已而作中庸，直指性天，似乎高遠。故孟子承之，教人必以規矩，引而不發，不爲拙工改廢繩墨，雖婁方員深造諸章，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。至宋而程朱出，乃動談性命，相推發先儒所未發。

以僕觀之，何曾出中庸分毫！但見支離分裂，參雜於釋、老，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。若是者何也？以程、朱失堯、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。何不觀精一之旨，惟舜、禹得聞；天下所可見者，命九官、十二牧所爲而已。陰陽祕旨，文、周寄之於易，天下所可見者，王政、制禮、作樂而已。一貫之道，惟曾、賜得聞，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，詩、書、六藝而已。烏得以天道性命管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！是以當日談天論性之徒，皆如海上三神山，可望不可即，但彷彿口角，各自以爲孔、顏復出矣。朱子乃獨具隻眼，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爲後覺者，曰「此皆禪也」，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。故徒見其弊，無能易其轍，以致朱學之末流，猶之程學之末流矣，以致後世之程、朱，皆如程學、朱學之末流矣。長此不返，斯民尙安賴哉！或曰：佛氏託於明心見性，程、朱欲救人而擴之，不得不抉精奧以示人。余曰：噫！程子所見，已稍浸入釋氏分界，故稱其「彌近理而大亂真」。若以不肖論之，惟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，雖釋氏亦當俯首聽從，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。然則如之何？曰：彼以其虛，我以其實。程、朱惟當遠宗孔子，近師安定，以六德、六行、六藝及兵農、錢穀、水火、工虞之類教其門人，成就數十百通儒。朝廷大政，天下所不能任，吾門人皆任之；險阻艱難，天下所不敢爲，吾門人皆爲之；吾道自尊顯，釋、老自消亡矣。今彼以空言亂天下，吾亦以空言與之角，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。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，是以當日一出，徒以口舌致黨禍；流及後世，全以章句誤蒼生。上者但學先儒講箸，稍涉文義，即欲承先啓後；下者但問朝廷科甲，才能揣摩，皆鴛富貴利達。浮言之禍甚於焚坑，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！吾意上天仁愛，必

將篤生聖哲，剗荆棘，而興堯、舜以來之道，斷不忍終此乾坤，直如此而已也。（由道 以下存學編）  
大學首三言，吾信爲聖人之言。所學無二道，亦無二事，祇此仁義禮智之德，子臣弟友之行，詩書禮樂之文，以之修身則爲明德，以之齊治則爲親民。明矣而未親，親矣而未止至善，吾不敢謂之道也；親矣而未明，明矣而未止至善，吾亦不敢謂之道也。堯、舜不作，孔、孟不生，一二聰明傑特者出，略有所見，粗有所行，遽自謂傳孔孟矣，一時共尊爲孔孟焉，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。是以或學訓解纂集，或學靜坐讀書，或學直捷頓悟，至所見所爲，能彷彿前人而不大殊，則將就冒認，人皆以爲大儒，可以承先啓後矣。或獨見歧異，悅惚道體，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，得孔、顏樂處矣。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！吾道有三盛：君臣於堯、舜，父子於文、周，師弟於孔、孟。堯、舜之治，卽其學也，教也，其精一執中，一二人授受而已。百官所奉行，天下所被澤者，如其命九官、十二牧所爲耳。禹之治水，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，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，而禹總其成；伯夷之司禮，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，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，而伯夷掌其成。推於九官、羣牧咸若是，是以能地平天成也。文、周之治，亦卽其學也，教也，其陰陽天人<sub>之</sub>旨，寄之於易而已。百官所奉行，天下所被澤者，如其治岐之政，制禮作樂耳。其進秀民而教之者，六德、六行、六藝仍本唐、虞敷教典樂之法，未之有改，是以能保合太和也。孔、孟之學教，卽其治也。一貫性道之微，傳之顏、曾、端木而已。其當身之學，與教門人者，庸言庸德、兵農禮樂耳，仍本諸唐、虞、成周之法，未之有改。故不惟期月、三年胸臆其具，而且小試於魯，三月大治，暫師於



滕，四方歸之，單父、武城亦見具體，是以萬世永遵也。秦漢以降，則著述講論之功多，而實學實教之力少。宋儒惟胡子立經義、治事齋，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。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，二程得楊、謝、游、尹諸人而教之，朱子得蔡、黃、陳、徐諸人而教之，以主敬致知爲宗旨，以靜坐讀書爲工夫，以講論性命、天人爲授受，以釋經注傳、纂集書史爲事業。嗣之者若真德秀、許衡、薛瑄、高攀龍諸人，性地各有靜功，皆能著書立言，爲一世宗，而問其學其教，如命九官、十二牧之所爲者乎？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？如身教三千，今日習禮，明日習射，教人必以規矩，引而不發，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？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，天下後世亦或以真傳歸之，而卒不能服陸、王之心者，誠不能無歎也。陸子分析義利，聽者垂泣，先立其大，通體宇宙，見者無不竦動。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，以爲善去惡爲格物，無事則閉目靜坐，遇事則知行合一。嗣之者若王艮、羅洪先、鹿善繼諸君，皆自謂接孟子之傳，而問其學其教，如命九官、十二牧之所爲者乎？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？如身教三千，今日習禮，明日習射，教人必以規矩，引而不發，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？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，與程、朱之學並行中國，而卒不能服眞、許、薛、高之心者，誠不能無歎也。他不具論，卽如朱、陸兩先生有一守孔子下學之成法，身習夫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以及兵農、錢穀、水火、工虞之屬而精之。凡弟子從遊者，則令某也學禮，某也學樂，某也兵農，某也水火，某也兼數藝，某也尤精幾藝，則及門皆通儒，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，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，政事文學全歸也，人已事物一致也，所謂下學而上達也，合內外之道也。如此，則君相必實得其用，天下